



心晴坊

女性新阅读

时光
1998

直到春天过去

A
LIFETIME
AWAY



明前雨后 / 作品

我曾经说，这一生再也不会想念你。你可知，在那一刻，我说了谎。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直到春天过去

明前雨后 /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直到春天过去 / 明前雨后著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
2013.7

ISBN 978-7-5112-4771-1

I. ①直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6796 号

直到春天过去

著 者: 明前雨后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策 划: 北京魅丽心晴坊

封面设计: 小 茜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插图绘制: IIIIS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 (原崇文区) 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mm 1/16

字 数: 280 千字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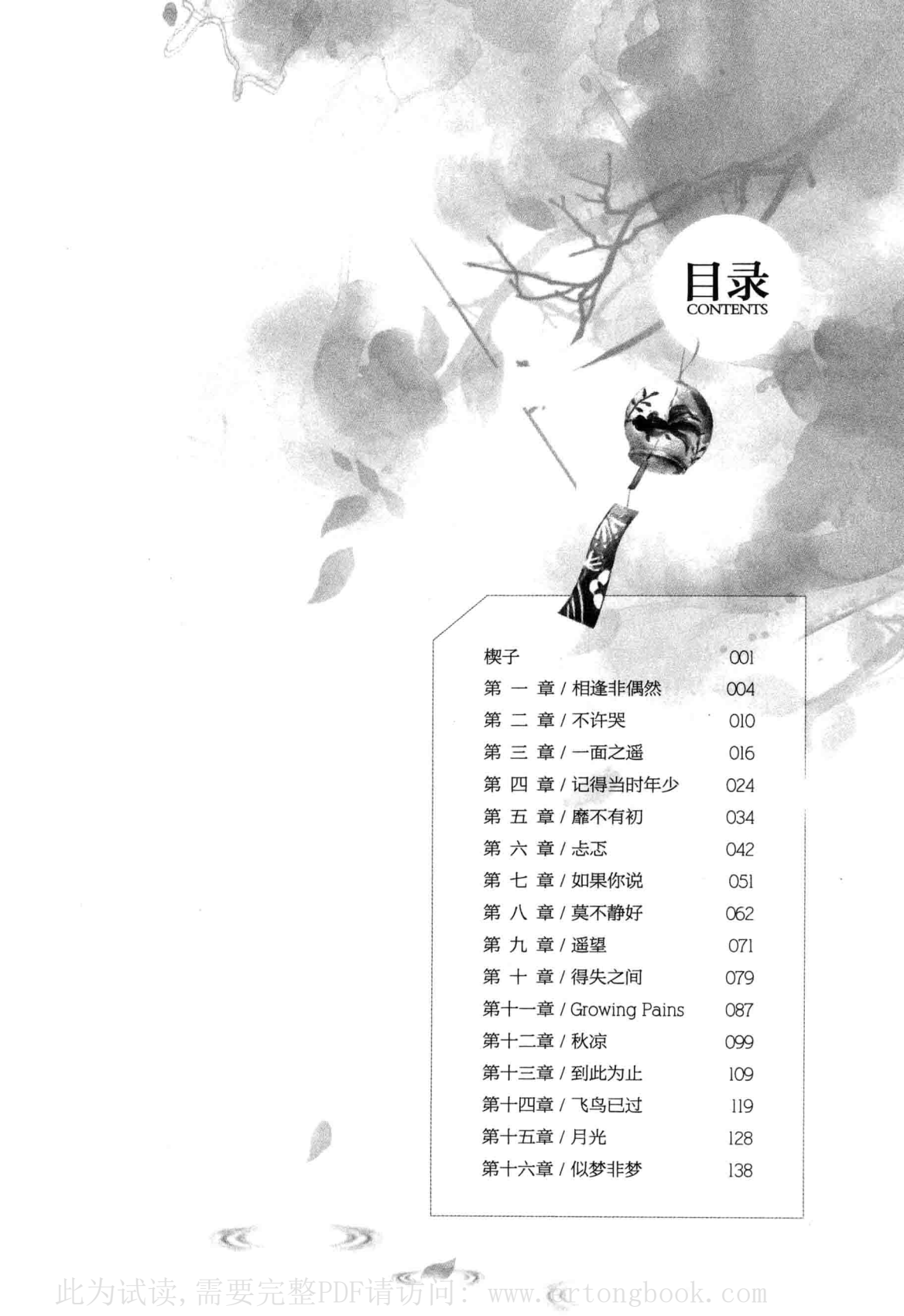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4771-1

定 价: 29.80 元



¿Quién escribe tu nombre con letras de humo entre
las estrellas del sur?

“谁在南方群星之间，用烟写你的名字。”——聂鲁达



目录

CONTENTS

楔子	001
第一章 / 相逢非偶然	004
第二章 / 不许哭	010
第三章 / 一面之遥	016
第四章 / 记得当时年少	024
第五章 / 靡不有初	034
第六章 / 忐忑	042
第七章 / 如果你说	051
第八章 / 莫不静好	062
第九章 / 遥望	071
第十章 / 得失之间	079
第十一章 / Growing Pains	087
第十二章 / 秋凉	099
第十三章 / 到此为止	109
第十四章 / 飞鸟已过	119
第十五章 / 月光	128
第十六章 / 似梦非梦	138

目录

CONTENTS

第十七章 / 与你擦肩	151
第十八章 / 咫尺	162
第十九章 / 左右	172
第二十章 / 甘之如饴	182
第二十一章 / 岁月静好	193
第二十二章 / 一川烟草	205
第二十三章 / 满城风絮	218
第二十四章 / 鲜克有终	233
第二十五章 / 更行更远还生	245
第二十六章 / 在劫难逃	259
第二十七章 / 相逢一笑	268
第二十八章 / 坚强的伪装	278
第二十九章 / 难言	289
第三十章 / 好久不见	299
第三十一章 / 春去春回	310
尾声	323
后记	327



这里的一月是一年中的炎夏。满城繁花似锦，绿树千重。蔚蓝的大西洋和起伏的山岭交织出蜿蜒的海岸线，金色的沙滩和秀丽的山丘星罗棋布。

三角滑翔翼掠过南半球晴朗的天空，飞越波光粼粼的水面，盘旋在青翠的丘陵之间。巨大的救世基督像屹立在科克瓦多山巅，张开双臂，悲悯地俯瞰着这座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城市——里约热内卢。

两个年轻人驾车穿过市区，斑驳的树影划过车窗，音响里醇和的女声慵懒地唱着巴莎诺瓦。车子驶过科帕卡巴纳海滩，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、活力性感的比基尼女郎、兜售五彩游泳圈的小贩、举着冲浪板奔向大海的少年，每一日生活都在此上演着最热烈的华彩。

马洛斯摇下车窗，大声夸赞路边身材惹火的姑娘，换回对方一个飞吻。他兴奋地拍着同伴：“我真是太爱这个城市了，从矿山回到里约真好，你说是不是，伊戈尔？”

伊戈尔有一张这座城市中少见的东方面孔，已经被灼热的阳光镀上了最流行的古铜色，未曾细心打理的头发倔强地支着，下巴上覆着一层青黑的胡楂。他一路沉默着，此时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

说话间马洛斯随手换了一张唱碟，热情洋溢的桑巴舞曲响起，他加大油门，汽车轰鸣着加速向前。

他们将车停在科克瓦多山脚下，拿出后备箱的装备，沿着小径向半山腰走去。沿路穿过茂密的森林，参天乔木间透出一束束阳光，濡湿的空气中充满着泥土和落叶混合的气息。两人很快到达了岩壁攀登路线的起点，将装备一一整理穿戴好，安全带、攀岩鞋、头盔、粉袋、动力绳、快挂……两人准备妥当，击掌后相视一笑，便一前一后结组向山顶爬去。

科克瓦多山终年游人如织，大多坐着汽车、小火车来到半山，再搭乘观光梯来到基督像脚下。他们接踵摩肩，在台阶和平台上寻找着最佳角度，兴奋地平伸双臂，模

仿基督像的造型拍照留念。

就在山侧的岩壁上，马洛斯和伊戈尔暴露在烈日下，紧绷的双臂肌理流畅，T恤衫被汗水沁透。两个年轻人凝神上攀，专注地寻找着岩石上每一处适宜的凸起和裂缝，敏捷而沉稳地转身腾挪。在他们身后，里约的高楼和街景缩小得像沙盘一样，山丘涌向碧海，天空湛蓝遥远。

伊戈尔更喜欢领攀的感觉，尤其是在翻越难点时，人很容易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。眼前和心中只有岩壁，他要克服它，但又不是征服和对抗，在更多时候，他和它在这段时空内是交融的，他将自己交付给山石，平衡着体态和力量，在竖直的峭壁上舞蹈。只有在这一刻，他能真正心无旁骛，在一种空灵的状态中找到内心的平静。

山顶众多游客中，两个日裔姑娘开心地笑闹着。

穿着红色露肩裙的女孩跑到平台边，背倚栏杆，大声呼喊同伴在人潮空当给自己拍一张照片。她摆好Pose，灿烂地笑着，忽然听到同伴惊讶地“啊”了一声，随即感觉有人贴在脸侧，耳边一个陌生的男声响起：“Cheese！”

女孩惊得后退了一步，只见身材高大的卷发男子从栏杆后探身，咧着嘴做了一个“V”字手势。他戴着头盔，汗湿的T恤上沾了泥土，腰间安全带上一串快挂叮当作响。

“Welcome to Brazil！”马洛斯大笑，伸开双臂。

两个女孩对望一眼，笑得捧腹，用葡萄牙语回应：“我们就是巴西人，从圣保罗来。”

“你怎么上来的，是从峭壁爬上来的吗？”红衣姑娘惊讶，扶着栏杆俯身向下看。在她探身的一瞬，正对上一双抬望的眼。

她感到自己微卷的长发，几乎已经拂到对方的面颊上了。因为距离太近，反而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只是瞬间陷入到那双深邃的眼眸中，心倏然间有沉坠的失重感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退后两步，用日语喃喃说道。

伊戈尔将一捆动力绳背在身后，默然地翻过围栏。

马洛斯拍着他的肩膀大笑：“这位老兄多数时候是静音状态，也有可能是他忘了怎么和漂亮的女士们打招呼。”

伊戈尔微微一笑，在平台上收整装备。女孩感到新奇，指指点点唧唧喳喳提着问题。马洛斯耐心作答，还留下联系方式，邀请她们有空时参加攀岩俱乐部的聚会。

“你也是日裔么？”红衣女孩扶着膝，俯身问道。

“不，我是中国人。”

“你长得有些像竹野内丰呢。”她眉眼弯弯地笑着。

伊戈尔听不懂日文人名，也不追问。他将理好的装备背在身后，扬手道：“祝你

旅途愉快。Ciao。”

“那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轻快地追上，“我叫Asuka。”

Asuka Shimizu，清水明日香，二十二岁，有四分之一拉丁血统，即将大学毕业。为达成幼年时参加嘉年华游行的心愿，她来到里约参加一所桑巴学校的排练。最大的梦想是环游世界，体验各地不同的生活。

大部分桑巴学校都有自己固定的成员，每年只招收极少的外来学员，收取费用以贴补开支。明日香要在短短两个月内融入到这个集体中，她每天听着游行要用的主题曲，要让每一个细胞都和其中的节奏共鸣。而现在，那些奔放热烈的音符、飞旋跳动的舞步，因为她激动而愉悦的心情变得更加鲜活。

嘉年华的演出服上缀满了羽毛和亮片，她在千万人狂欢的海洋中像一朵小小的浪花。走出赛场，一颗心似乎还跟着鼓点剧烈地跳动着。明日香将高跟鞋拎在手中，一路跑到攀岩俱乐部平素聚会的酒吧里，引来朋友们连连的口哨声。

她气喘吁吁，寻找到众人身后那双宁静深邃的眼睛时，终于欣慰地笑了。

属于她的狂欢在此后刚刚上演，不需要璀璨的华服，不需要震耳欲聋的音乐。伊戈尔的房间里弥漫着朗姆酒醉人的香气，明日香趴在他胸前，看着散落一地的绚烂羽毛，忽然有一时怔忡。她想到古老神话中的天女，失去了羽衣，便再也无法飞回天上的世界了。

伊戈尔在睡梦中忽然喃喃地说了什么，明日香侧耳去听，他只是蹙了蹙眉，将她紧拥在怀里。她靠在他肩头，心底甜蜜得要开出一朵花来。

旅程大概就此结束了吧，谁还需要天女的羽衣呢？

窗帘外投进一线路灯橘黄的光。

他说：莫莫。

第一章 | 相逢非偶然

我们终究在各自的生活中，将彼此遗忘。

北京在十月末便下了第一场雪，这是莫靖言记忆中来得最早的一个冬天，因此便显得分外漫长。在隆冬正式登场前，橱柜里几件冬装已经显得单薄，莫靖言想要添置新衣，于是约了好友夏小橘周末去逛街。

路上难得没有堵车，她早到了十多分钟，便在顶层的美食街买了一只香草泡芙，边吃边走，顺便研究一下各家专卖店的打折信息。直到在路的尽头出现了电影院的巨幅海报，滔天洪水中，里约热内卢的救世基督像倾斜倒下。

莫靖言有些恍惚，她盯着海报沉默片刻，本已经转身离开，又忍不住折返，拿出电话拨给夏小橘：“我请你看电影如何？《2012》。”

“啊，你不是说冬天太长，所以需要更多的冬装么？”夏小橘本来也不痴迷购物，“我是无所谓，不过你不和黄骏一起看？”

“他就在隔壁商场，忙着帮人家策划店庆和新年活动，这几天都要加班。再说，为什么一定要和他看电影？”莫靖言反问。

“据说那种末日恐慌会让恋人们更加珍惜彼此和现在。”夏小橘言之凿凿，“尤其是黄同学，很有受教育的必要。”

“哦……”莫靖言恍然，“我看，是你想甩开我，找个帅哥一起看吧。”

“喂喂，我可是很想看啊，本来打算这两天去电影院的，结果你找我逛街。你看过这个导演拍的《独立日》和《后天》么？”夏小橘兴奋起来，“我最喜欢看那种地标性建筑物的倒掉，比如国会山、金门大桥……”

莫靖言失笑：“小橘，我们的通话已经被安全部门监控了，马上就会有人来调查你和‘9·11’事件的关联。”

电影果真没有令夏小橘失望，高楼大厦碎裂为齑粉，白宫也被巨浪裹挟的肯尼迪号航母当空拍下。她被剧中的美式英雄主义和好莱坞温情片断赚走大把热泪，抽泣得鼻腔都被堵住，有些赧然地侧向莫靖言：“有纸巾么？”

很快有薄薄一小包递了过来，就剩了一两张。夏小橘不经意地扭头，在大屏幕忽

明忽暗的荧光中，看见莫靖言的脸上濡湿一片，神色落寞，和往日的淡薄慵懒判若两人。莫靖言意识到夏小橘讶然地打量着自己，拭了拭眼角：“怎么了，是我睫毛膏花了么？”眉毛一挑，又恢复成朋友眼中安然闲适的模样。

出了影院，夏小橘感叹道：“好在都是虚构的。如果真有2012，你打算做什么？”

“辞职，回家陪爸妈。你呢？”

“嗯，一样啊……还想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，想看看一些好久不见的老朋友。”

“也许买张机票，去里约热内卢。”莫靖言指指海报，“基督像在片中没怎么出场，就是电视新闻那段出现了几秒，转眼就倒了。”

“为了看一眼倒塌前的雕像？你信天主教么？”

莫靖言笑着摇头：“我要去拉丁美洲寻找玛雅人的遗迹，看能不能拯救地球。”她回望一眼那张巨幅海报，“如果真有2012，或许也是好的。就能够什么都不顾忌，什么都不害怕了。”她顿了顿，“我是说，也不用控制身材了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把存款都换成费列罗，还有炸鸡。”

“一说这些吃的，我都饿了。”夏小橘看看表，“你家黄老板能拨冗和咱们一起吃饭不？看来生意不错，得宰他一顿啊。”

莫靖言拨通电话，讲了两句后递给小橘。黄骏在那边再三道歉，说自己脱不开身：“让莫莫请你吃饭吧，回头我给她报销。”

“那怎么好意思，一会儿我们带点外卖去探班吧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客气啊？”黄骏大笑，“别麻烦了，你俩过来耽误我和模特们沟通啊。”

“喂，莫莫还在这里听着呢，小心回去让你跪搓衣板。”

黄骏“切”了一声：“什么年代了啊，哪儿还有搓衣板？我家都是用键盘的。”

“你们有结婚的打算么？”吃饭时夏小橘问。

“应该是没有吧……我们从来没讨论过这个话题。”

“是黄骏他……？”夏小橘小心翼翼，掂量着措辞。

“不是他逃避这个话题，”莫靖言领会了好友的欲言又止，“我们都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”

“呐，不是我背后议论别人，不过你和黄骏也算是通过我认识的，所以对你俩的事儿我总是八婆一些。你大概多少也知道他过去的事情，”说到这儿夏小橘连忙摆手，“过去，我说的是过去啊，不是这两年。他还没有和哪一个女朋友相处过这么久。”

“你这个媒婆，还包售后服务啊。”莫靖言笑，“不过你到底是担心他不定性，还是在替他说好话呢？”

吃过晚饭，夏小橘本来要和莫靖言一同去探班，忽然接到同事的电话，说周一就要向领导递交年终总结的初稿，请她帮忙提供一组重要的数据。她匆忙告别，直奔地铁站。莫靖言打包了手抓饼和一些冷荤，走地下连廊去隔壁商场探班。途中接到夏小橘的电话，说又开始下小雪了，叮嘱她早些开车回去。

隔壁商场是中空设计，店庆的舞台设在地下一层的中心广场。莫靖言过来时，黄骏正在和商场接洽的负责人讨论着各种舞台道具的摆放问题，她站在台旁挥挥手，指了指手中的餐盒，就近放在前排的座椅上；又点点自己，右手食指和中指在左手手掌上比着“我走了”。黄骏冲她扬手，示意她稍等片刻，转身继续和工作人员讨论舞台规划。

莫靖言抱着胳膊，百无聊赖环视四周，发现自己身后不知何时竖起了一面人工岩壁，摄影师和灯光师正对着三四个攀爬的小孩子拍照。

黄骏的助理小丁看见她，走过来打招呼：“商场要做明年的宣传册，我们帮忙联系了摄影师，拍一组新设施的照片。”

“这些小孩子都是学过的么？”

“不是，商场没想那么多，就请今天来的顾客帮忙，回头赠送一张九五折的会员卡。”小丁耸肩，“本来也找了几个路过的成年人，不过爬起来都不好看。”

莫靖言点头：“这个的确，攀爬本来是很本能的事情，不过很多人长大之后这个本能就沉睡了，所以动作难免僵硬。”

“就是嘛，在画面中一点都不舒展。”摄影师推推头顶不分季节的棒球帽，“唉，都像趴在墙上的青蛙。”

“莫莫姐，要不然你试试看？”小丁提议，“你是学跳舞的，姿势肯定很好看。”

摄影师眼前一亮：“这位美女身材不错，仪态也很好，要不要试试？”

小丁已经转身喊黄骏：“黄总，让你家莫莫姐上镜如何？”

莫靖言连忙摆手：“不要了，我恐高。”

摄影师挥手：“没关系，就爬两步，我给你个仰角。”

“我的手臂和指头没什么力气，在岩壁上挂不住。”

黄骏笑吟吟地走过来：“算啦，还是不要拍她啦，她啊，有点……”

“太老。”莫靖言接嘴，“上次你就是这么说。”

小丁笑：“黄总这是敝帚自珍。”话一出口忙摆手，“错了错了，不是这个词，是那个……金屋藏娇……唉，也不是，总之啦，就是要把自家的宝贝藏好。”

“是啊，你看人家那一群小孩儿。”黄骏努努嘴，“你过去都可以演人家的妈了。”

摄影师一拍手：“这个创意也不错呀。”

莫靖言摇头：“算啦，我有镜头恐惧感。再说下雪了，你们快快拍几张就收工吧，否则路上不好走。”她指指穿着深蓝帽衫的小男孩，“就拍他吧。这位小朋友不错，

动作灵巧，平衡感也很好。”旁边有其他小孩子的家长在，她后半句便没说出口，也是最漂亮的一个。

摄影师得意：“英雄所见略同，我拍了好多张。”

黄骏听说下雪了，便说不用等他，让莫靖言先回家去。摄影师看了看刚才的照片，也说已经有足够的片子，今天可以打道回府了。家长们也急着离开，带着小朋友们三三两两地散了。只有那个小男孩意犹未尽，挂在岩壁上不肯走。奶奶在旁边抱着羽绒服，再三游说：“川川，我们走吧，改天奶奶再带你过来好不好？”

“小朋友，听奶奶的话，回家去吧。”莫靖言过来拍拍他的头顶，“一会儿雪下大了就很难坐车了。”

“我想摸到那只猫头鹰再走，可以吗？”小男孩可怜兮兮地问。他五六岁的样子，头发微卷，睫毛浓密，黑亮湿润的眼睛像小动物一样。

莫靖言抬头，离地面不高的地方有一个棕色猫头鹰造型的岩点，但周围岩点的距离都太远，小男孩不知要如何才能摸到。

“啊，不能这样直着爬呢。”莫靖言抓着一个岩点，半蹲扣膝，“你的右手抓着蓝色的大点，左脚踩在红色的星星上，像我这样胳膊伸直，身体侧着倒过来，应该就能摸到啦。”

小男孩依言爬上去，不待她出言指点，就轻松抓住了棕色的猫头鹰点。他笑得开心，在猫头鹰头上拍了两下，又退着爬下来。莫靖言在他身后伸开双臂做着保护，又不断提示他脚点的位置。小男孩抿着嘴，分明有些紧张，但神色坚定，像个大人一样认真。

小丁在一旁啧啧称叹：“莫莫姐，这个你也懂？”

莫靖言微笑：“和舞蹈差不多，一通百通么。”

奶奶帮小男孩穿好羽绒服，牵着他说：“川川，和阿姨说谢谢，我们回家啦。”

他仰起头，脆脆地说：“谢谢大姐姐。”他一边走，一边回身向莫靖言招手。她看着那圆鼓鼓的小脸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心里一瞬间有种温柔的情怀。

路边积了一层雪，路中央的被车辆碾压，已经变成黑色的泥水。莫靖言在地下车库取了车，开到转角，看见刚刚的祖孙二人在风雪中打车。几辆出租车接连而过，好不容易有一辆空车，还被前面一对中年夫妻提前拦下。小孩子大概有些冷，奶奶弯下腰帮他把围巾系紧。

莫靖言没多想，将车窗降下：“阿姨你去哪儿，我送你们回去吧，现在下雪了，估计很难打到车。”

“那怎么好意思。”奶奶看了看小孙子，客气了一番便也没再推托。他们所住的

小区离商场不远，但和黄骏家是相反的方向。

“奶奶，我们明天还来吧。”小男孩坐在后排，探询地问。

“看明天路好不好走吧，你看雪多大啊。”奶奶指指窗外，“你不是最喜欢堆雪人吗？”

“我……也喜欢爬墙啊。”小男孩趴在莫靖言身后，拍拍她的肩膀，“大姐姐，你也来吧。”

“我还要工作呀，川川你不用上学么？”

“我在上幼儿园，奶奶说不用去了，过两天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。”

“去南方海边还是北方雪大的地方啊？”

“去日本，洗温泉。”小男孩很开心，“还可以买新玩具！”

他自己玩了一会儿，又凑过来：“大姐姐，你也会爬墙么？”

莫靖言想了想：“学过一点点。”

小孩子好奇：“那你不喜欢么？”

“喜欢呀。”她温言道，“不过后来脚受伤了，所以你要注意安全，不能没有保护爬太高哟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继续了？”小孩子追问，“如果是受伤了，你可以跳舞，为什么就不能爬墙？”

莫靖言无语，笑道：“真是个机灵鬼，人小鬼大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他每天问好问题，我真是头都大了。”奶奶摇头，“和我儿子小时候一样，没想到过了三十年我又要带一个调皮猴子。”

“爱问问题的小孩子聪明呢。”莫靖言笑，“是吧，川川？”

“嗯，我会说好几个国家的话呢，说给你听好不好？”小男孩兴奋起来，讲得太快，有些咳嗽。

“你歇歇嗓子吧。”奶奶拍着他的背，“看你咳嗽的，刚刚让你穿严实点，你跑着玩雪就说热。”她又转向莫靖言，“我们刚搬来北京，他可能不大习惯这种气候，一降温就咳嗽，我还真怕他呼吸道有问题。川川爸爸现在又忙，我还真不知道要带他去哪家医院看看才好。”

“距离你们小区两站地就有一家三甲医院。”莫靖言拿出手机，“告诉您一个电话吧，是我舞蹈课的学生，就在那里的儿科诊室工作。您贵姓，我发短信和她说一声。”

“我姓赵。”奶奶连声道谢，“多亏遇到你，怎么称呼？”

“我姓莫，您就叫我莫莫吧。”

赵阿姨又问了莫靖言的电话：“我没事儿不会麻烦你，不过，可能还真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呢。你刚才说，你教舞蹈课？”

“阿姨你也想来？我们那儿有民族舞。”

“不是不是，我是想啊……”赵阿姨欲言又止，“以后，以后再说吧。你刚刚是去教课？”

“没有，我男朋友在加班，顺路过去看看他。”

赵阿姨长长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语气有些失望：“是这样啊……”

莫靖言送赵阿姨祖孙回家后又折返。雪已经大了，路面湿滑，前面的高架桥上出了事故，看不见首尾的车龙缓慢移动。她到家时已经十点多，黄骏在书桌前埋头整理材料：“你是去逛商场了吧，还以为你早回来了。”

“没有，绕了一点弯路，回来时前面有车祸。”

“绕弯？”

“是呀。”她倒了一杯水，“送小帅哥回家。”

“哦，哪个小帅哥？”

“穿蓝帽衫的那个呀。”

“哦，我说的那个，你儿子呀。”黄骏挑眉，“帅么？”

“嗯，老师了。”

黄骏把她拉到怀里：“比我帅？”

“嗯。”

他吻了吻她的脸颊：“这世界上有比我帅的么？”

“你当我是魔镜啊？”莫靖言笑着推他，“别闹别闹，让我去洗脸。”

“我不。”黄骏抱着她坐在自己膝上，头埋在她肩窝里，轻啄着她的脖颈和锁骨。莫靖言低头，长发挡在两人中间，他伸手拨开，抬起头来和她唇舌胶着。

二人纠缠了一会儿，呼吸都开始急促，从客厅拥吻到卧房。没有开灯，门半掩着，客厅的光照亮了房间内的一个角落。他们熟悉而默契，没有半句多余的言语。

之后莫靖言有些渴，她堵在路上都没怎么喝水，就去厨房倒了满满一杯。喝了半杯，黄骏又接过来喝了两大口，他从身后抱着她的腰，在她肩头亲了亲：“赶明儿我们也生个男孩，肯定老师了。”很快他便沉沉睡去。莫靖言睁着眼，从窗帘的缝隙望出去，彤云密布的夜空下雪花洋洋洒洒地飞舞。她不知怎地就想起了电影《后天》，又想到夏小橘说那和《2012》是同一个导演，于是就想到那几秒钟一带而过的镜头——在滔天巨浪中，倒掉的巨大基督雕像。

她将手搭在黄骏的手上，他在睡梦中感觉到，便紧了紧手臂，将两个人贴得更近。莫靖言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温暖着自己的脖颈，不禁将身体蜷缩得更紧。

我们终究在各自的生活中，将彼此遗忘。

第二章 | 不许哭

如果我再见不到你，便可假装若无其事，在茫茫人海继续生活下去。

对莫靖言而言，年终岁尾是一年中最为忙碌的一段时间。她和几位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叫作“云舞”的舞蹈工作室。合伙人小马哥是舞蹈系毕业，工作室里也有众多的全职兼职教练，莫靖言不是科班出身，带课不多，多数时间在负责工作室的日常运营和对外联络。“云舞”平时开设各种舞蹈培训班，也偶尔帮助大型晚会或节目剧组联络舞蹈演员，到了年末，有些大公司便来接洽尾牙晚会的舞蹈排练或演出。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不少老主顾，到了十二月便越发忙碌起来。

工作室接连收到几家公司年会的排舞邀请，各位金主的要求大相径庭，莫靖言一一安排妥当，关上电脑时已经八点多，排练厅里的拉丁课恰好结束，学员们三三两两走向更衣室，有面熟的便笑着向她打个招呼。

“莫莫，怎么最近没有你的课？”梁医生此前跟她学过两个月的藏族舞，每次见面都会问这个问题。

“我跳得不好么。”莫靖言笑，“还是当好大内总管吧。您也很忙吧，好久不见。”

“你跳得不好，那我们这算什么，扭秧歌呀？”梁医生笑，“我是好久不来了，诊室一直忙，最近不是又年终总结么。你说，医院也搞这一套，多形式主义啊。我是实在头晕了，一定要换换心情，所以才跑过来了。”

莫靖言松口气：“幸亏我们还有点儿自由度。”

“哦，对了。上次你发短信给我，来看病的那个小男孩，是你家亲戚么？”

“不是，就是朋友，后来他去了？”

“我正要跟你说呢，他今天住院了。”

“川川住院了？”

“是啊，”梁医生点头，“急性支气管炎，但是有肺炎症状了，所以建议住院一周观察治疗。”

“还是只有奶奶在么？”莫靖言想起上次赵阿姨的话，“似乎他爸妈最近不在北京。”

“好像是……这两天都只看到他奶奶，保姆偶尔来送饭。唉，你说这父母，工作能忙到哪儿去啊，孩子住院了也不赶回来。就算不心疼老人，也不心疼儿子？现在谁家不就一个孩子，宝贝得不得了。”

梁医生又感慨了几句，莫靖言听得多了，开车回家时一路上耳边都在回放着，不禁回头望了一下后座，好像那个小男孩还在兴高采烈地趴在她身后说话。进门时看见厨房里放了一盒杂粮礼盒，便喊黄骏：“这杂粮哪儿来的？”

他正埋头修改策划案，头也不抬答道：“就是那家商场给的。”

“你吃么？”

“糙米？”他探头望了一眼，“我只吃肉，拿去喂鸟。”

“那我送人了？”莫靖言也不再多问，顺手放到门边。她想，既然自家不吃，留着也是浪费，不如送给赵阿姨，煮粥给川川。虽然非亲非故，但她总觉得这一老一小，能照应就照应一下。

这段时间天气无常，门诊和住院病人剧增，多亏莫靖言和梁医生打过招呼，川川只住了一晚临时病床便搬入病房。赵阿姨拉着她的手千恩万谢：“要不是你帮忙，真就麻烦了，怎么好意思要你的东西。”

“我们平时也很少做饭，不如给川川熬粥吧。”莫靖言望了一眼躺在病床上的小男孩，他脸颊粉红，嘴唇半张半阖，长睫毛翕动着，睡得并不安稳。

“他前些时候就在淌清鼻涕，我以为就是感冒呢。”赵阿姨叹气，“后来又咳嗽，那天回来后发低烧，我就想可能是小孩子玩得太疯了，多喝水多休息就好。可之后也不退烧，嗓子里还有痰，到医院大夫说是支气管炎，打了两天针。医生建议住院，我可真是害怕了。”

“放心，没问题的。”莫靖言轻声安慰，“本来发炎就是从喉咙向下走，只是有肺炎的症状，但梁大夫也说了应该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恢复需要这么一两周时间。您自己也要注意身体。”

赵阿姨点头：“真是老了，不能这么折腾了。”

莫靖言环顾四周：“就您一个人照顾川川？”

“他爸爸在香港出差，我本来想，要是个小病就不和他说了。这要是还不见好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。”

“是啊，不要川川没好，您也病倒了。”

好在赵阿姨家还有保姆，做了午饭早早送过来，她吃饭时莫靖言便在床边坐下，看护士帮川川摘了吊瓶。他挂点滴一侧的手露在外面，摸起来有些凉，莫靖言将他的手放在掌心，另一只手轻掩在他手背上。小男孩双目微翕，摸索着攥住莫靖言的手指，将额头抵在她小臂上。